

共迎温暖丰盈的夏日

□ 白晓霞



初夏（中国画）王玲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和农业实践相结合的智慧结晶,它不仅具体指导着农业生产,也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和生活。二十四节气时间点的确定有着科学的依据,节气的民俗事项有着温暖的生活气息,细品之下,常常让人们感觉到岁月有序、人间美好。

“立夏”标志着夏季的正式开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交节时间在每年公历5月5—7日。此时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即135度处,太阳黄经达45度,古人称为巽的方向。《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解释了“夏”所蕴含的万物蓬勃生长的含义:“夏,假也,宽假万物,使生长也。”“假”在这里有“放松、舒展”的意思,夏季给予万物宽松的环境,促使它们生长。于是,立夏之后,庄稼由青绿到金黄的过程就逐渐舒展开了,一切都充满了希望,

关于丰收的各种想象让人们更加一心一意地热爱劳动、热爱生活。《说文解字》解释“夏”字:“夏,大也,万物至此皆大也。”古人敏锐精准地认识到了立夏是蓬勃生命力的象征,动物、植物,还有人,都在立夏之后进入了生命的旺盛发展期。所以,立夏时节的十五天

分为动感十足的三候,每一候都有其独特的物候特征,这些特征反映了季节的转换和生物的活动规律:初候蜩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我们单是想一想这画面,都觉得充满了勃勃生机:蛤蟆开始脆生生地鸣叫了,蚯蚓从地下探出了可爱的小脑袋,蔓生类植物王瓜藤蔓绿油油地长啊长。

据说,南方很多地方在立夏这天有“斗蛋”的趣味活动,孩子们把煮熟的鸡蛋用彩绳挂在脖子上,互相敲打碰撞鸡蛋以比试鸡蛋壳的硬度,先破损的一方只能愿赌服输。比试完之后,孩子们就会依靠在一起开心地吃鸡蛋,认为这样就能强身健体,平安地度过炎热的夏天,是谓“立夏胸挂蛋,孩子不疳夏”。巧合的是,西北地区在立夏前,也有与鸡蛋有关的民间习俗。或许在立夏时节对鸡蛋的偏爱表达了人们对庄稼由青而黄、由生而熟的深深期盼,因为,徐整在《三五历纪》中记载了“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珠圆玉润的“大鸡蛋”是古人对世界的最初想象,也代表着民间在立夏时对丰收的期盼。

当然,对于甘肃人而言,立夏时的美食尽管很多,但最贴心暖胃的莫过于各种面食。据考证,黄河流域的先民将小麦加工成面条的时间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面条的出现丰富了人类的饮食文化。贾思勰撰写的《齐民要术》中也记载了小麦的种植和面条的制作工艺。我们粗略一算,就能挂一漏万开出一份甘肃面食的斑斓名单,可谓阵容豪华:牛肉面、浆水面、臊子面、烩饦面、炒拨鱼、炮仗子、羊肉小饭、灰碱面、馓饭、荞剁面、水川长面、麻腐饭、羊肉垫卷子、搅团、面鱼、酿皮、凉粉、火锨馍、麻腐包子、烧壳子、油馓子、馓子、锅盔……

立夏时节,那些被远山近树围绕的乡村、城镇中,热爱生活的人们都普遍喜欢吃拌了新鲜蔬菜的凉面,做得有板有眼,吃得有滋有味。兰州市皋兰县出产一种叫作“和尚头”的小麦,因麦粒饱满,麦穗无芒而得名。其特点是耐旱、抗病、无污染、蛋白质高、面筋高、口感好。立夏时节制作凉面的过程,活像一幅线条流畅、工艺完美的工笔画:做事麻利的小媳妇先用碱水调制和面,擀面的过程中要用到两种擀面杖:一种是方形有棱角的擀面杖,用来挤压敲打面团,使其更加筋道;另一种才是圆柱体形状的擀面杖,用来将面团擀开,很快面饼就被擀薄。将面饼切成细细的面条时,要撒上一层金黄色的苞谷面,防止面饼互相粘连。当筋道柔韧的凉面与翠绿韭菜、金黄鸡蛋相映生辉,在雪白底衬大红牡丹的桌布上供人们享用时,那种关于岁月静好、生活富足的万千想象,就被立夏时的一碗凉面完美阐释了。一碗余香满口的凉面在此时恰如一首意蕴悠长的山水田园诗。

浆水面也是立夏时节甘肃人特别喜欢的一道美食,顾名思义,是把面条放入甘美的浆水中来食用,浆水营养丰富,具有解暑功能,是甘肃夏季的美味饮品。浆水的制作过程尽管并不复杂,但每个环节都必须非常干

净,才能保证浆水在发酵过程中不会腐坏。用来制作浆水的菜一般有芹菜、苜蓿菜、苦苣菜、包心菜等,选择一种菜洗净切段,在沸水中煮烫至七八成熟,捞出放置于一个盛有凉开水的陶瓷缸中,再加入少量浆水“引子”(即已制好的浆水),然后开始发酵。也有人会每天往浆水中添加面汤,据说会加快浆水发酵速度,增加香味。做好浆水后,就可以吃到美味的浆水面了。因浆水以酸香取胜,所以人们也把浆水面形象地称之为“酸饭”。

有很多书面文献记载了文人与浆水的故事,比如浆水酸菜最早以“菹”的字样见于《吕氏春秋》:“文王嗜菹蒲菹(一种用菹蒲腌制的酸菜),孔子闻之,缩项而食之。”清代文人专门写过题为《浆水面戏咏》的诗:“清暑凭浆水,炎消胃自和。面长咀嚼耐,芹美品评多。澆齿酸含透,沁心冻不呵。加餐终日饱,味比秀才何?”同时期的《竹民诗稿》里也如此描述浆水面:“本地风光好,芹菠美味尝。客来夸薄细,家造发清香。饭后常添水,春残便作浆。尤珍北山面,一吸尺余长。”试想,如果夏天的甘肃美食浆水面能通过一代又一代文人的生花妙笔在文献中留下来传下去,也是一件文化幸事。

在香气四溢的夏日里,甘肃各地的精美面食以独特的色香味滋养着人们的生活,也赋予人们不懈奋斗的力量。岑参的边塞诗《戏问花门酒家翁》中写道:“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道傍榆荚巧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那样的和谐与风趣,那样的温和与低调。据考证,岑参的这首诗创作于唐玄宗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农历三月,离立夏不远,岑参从遥远的安西来到富庶温暖的甘肃凉州,心情大好,或许,诗人觉得立夏后的人生岁月,也正如由青绿而金黄的庄稼一样,会越来越走向温暖和丰盈。



关山诗话

□ 刘继斌

关山,又名陇山,位于陕甘宁三省区交界处,起伏绵延,其中多奇峰峻岭、秀美之景,也饱含丰厚的人文与历史讯息。所以如此说,不光是因为它处在由关中平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地理位置,是中国古代西出长安、通往西域的重要节点,更是商旅使臣、文人墨客往来不绝的交会之地、交流交融之所。拨开历史的过往,我们眼前的关山不但水草丰茂、景色绝佳,亦有情有义、亲切动人。

“小戎侵收,五寨梁游。游环胁驱,阴翱逶迤。”一首《秦风·小戎》,为我们揭示了两千多年以前,生活在秦地的人们,对车马的情有独钟和男女情侣之间的牵绊纠葛。如果故事还不够丰满,那么,不妨让我们走进马家塬遗址和张家川县马家塬车舆博物馆,享受一场车马呼啸的视觉盛宴。

“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汉书·张骞传》为我们重现历史记忆。翻越陇山,出使西域,张骞

此行十余载的经历,在历史书上只留下短短的几行字,但是其中的艰险不易与爱恨情仇,恐怕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曲折。张骞出使西域,留给陇山的不光是一次简单的历史事件,还有关山之畔美丽的传说。

“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七人从陇道伐公孙述”“隗器疑惧,即勒兵,使王元据陇城,伐木塞道。”史书记载了公元31年,陇山一带发生的战争。“伐木塞道”印证了陇道的崔嵬艰险,而争夺说明了其地位的重要。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在东汉名臣张衡的诗作中,写思念与惆怅,写山河相隔、路远难见的苦楚,也顺带着说了陇阪长、陇道远。

东汉桓帝和平元年,即公元150年,有太守善于治理、筑路通衢、造福于民,而广受百姓欢迎、被传为佳话,其事迹更是被凿壁刻石保存至今,这便是位于张家川县恭门镇河峪村的摩崖石刻《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的来历,一碑风华耀古今。

历史的时针旋转到唐朝。

“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这大概是诗人高适在回忆起自己某个时刻,经过关山所看到的场景,忆往昔岁月,借景抒情。唐代,许多人都心怀诗和远方,并将此付之于行动。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一首《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道尽了那个时代,关陇道路上的繁忙。高适、王昌龄、岑参、王之涣,一众大唐的诗人骚客,都由此过,留下宏文巨篇,既叩响着历史的天空,也用笔墨诗篇浸润着脚下的土地,文脉长存,大哉关山,诗意盎然。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这是诗人李白站在长安城的高楼上,举杯狂饮之后所作的诗句。“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这是诗人杜甫在关山一个叫老爷岭的地方,饥肠辘辘时所作的诗句。不同的际遇,不同的思绪,一轮明月下,志得意满的诗仙李白,看

到的自然是天边连绵的山脉与浩瀚的云海,其旷达、豪放全然展现。可躲避战祸中的诗圣杜甫,面对未卜的前途和不堪的窘境,只能以无边的愁绪和急匆匆的脚步,行进在关陇道上。

明清之时,关山沿途的驿站日渐废弛。据清人所撰《清水县志》记载:“山林险阻,奸宄易藏,张川猥人群聚积为盗,数东劫关山,西循藉水。居民多罹,搅扰商旅,目无畏途,又路径多歧,追捕不易,有司者苦之,自非设防宿兵,阻山依险,其渐不可长也。”所以,清穆宗同治四年,清廷设立关山营、长宁驿,既保邮驿畅通,又护地方安宁。

进入物流信息流发达的现代,人们再也无需设置驿站,快马加鞭去送信邮驿了,但关陇道仍然像一条纽带,把古老的历史和现代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

大哉关山,汉风唐韵逾千年。

壮哉关山,四时风景如画卷,供古往今来的人们慨叹、赞颂。



甘肃省文化艺术档案馆一角

随着我国文化艺术事业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文化艺术领域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和历史价值。档案工作中的原始记录、相关资料的完好保存以及对其正确运用,对行业与从业者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甘肃省文化艺术档案馆对全省各地的戏剧院团、艺术家个人档案、口述记录项目的推进,正是我省艺术档案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 严森林

呈现档案里的艺术轨迹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省遴选的一批代表性文化艺术作品及优秀的人才档案一一陈列并存档。近日,甘肃省文化艺术档案馆开主题为“载道存真·厚德流光——档案里的甘肃文化艺术”的展览。

在展厅柔和的灯光下,一张张图片、一个个节目单、一沓沓文字资料、一盘盘老式唱片、一本本著作,让人目不暇接;音乐、舞蹈、杂技、戏剧……但凡舞台艺术类的“历史积累”均有展示与存档。想了解过往的剧本,可以当场查询;想听一段老唱腔,即可在传统唱片机上播出;秦腔、陇剧、话剧、歌剧、舞剧、杂技剧、音乐剧等,剧种繁多,样样精彩。想当年的《在康布尔草原上》《枫洛池》《远方青年》《向阳川》《滚滚的白龙江》《西域情》到人们熟知的《丝路花雨》《西安事变》《南天柱》《西出阳关》《大梦敦煌》《骆驼祥子》《官鹅情歌》等,均能触动我们对不同时期甘肃戏剧辉煌的历史记忆,而1994年在兰州成功举办的“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图文介绍更让人们心中荡起难以忘怀的暖意。

同时,在展厅也可感受到一些人们尚不太了解的艺术档案工作的纷繁、艰辛与严谨。档案工作者用文、图、光、乐诉说甘肃管弦艺术色泽斑斓的声韵传承,以现代科技手法与原始守护方式相互融合再现甘肃戏剧艺术风采,以档案的形式热忱讲述多姿多彩的甘肃故事,讴歌一代代在陇原大地上成长并作出重要贡献的艺术家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艺术轨迹和磨砺。“读史明智,鉴往知来”,这是人们共同的生活经验。甘肃文化历史的厚重与辉煌既源自一代代陇人在生活中的独到创造,也得益于文化艺术档案工作者的真实记录与科学管理。

档案工作者还格外重视“个人口述记录项目”。该项目负责人表示,“艺术家讲述自己的经历本身就构成了历史真实的一部分。艺术家的人生经历、艺术感悟,诉说往事时的举手投足和对特定年代的回忆,在更久远的将来会更有意义。”口述历史,能让被采访者和采访者都进入艺术史册的深处,弥补书面文献档案的不足,真切地为历史研究、文化传承和社会记忆保存提供鲜活的素材。